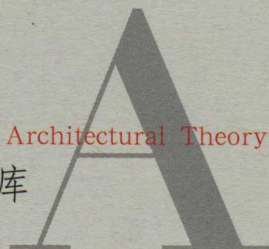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菲拉雷特 建筑学论集

〔意〕菲拉雷特 著

周玉鹏

译

贾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菲拉雷特 建筑学论集

〔意〕菲拉雷特 著

周玉鹏
贾珺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3-417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拉雷特建筑学论集/(意)菲拉雷特著;周玉鹏,贾珺译.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 2010.10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ISBN 978-7-112-12497-8

I. ①菲… II. ①菲…②周…③贾… III. ①建筑学-文集 IV. ①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1736号

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 Antonio Averlino Filarete

Filarete's Treatise on Architecture: Being the Treatise by Antonio Di Piero Averlino, Known as
Filaret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ohn R. Spencer

Copyright © 1965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经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美国Yale University Press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发行本书中文版

丛书策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吴良镛 王贵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董苏华 戚琳琳

责任设计:陈旭 付金红

责任校对:马赛 赵颖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菲拉雷特建筑学论集

[意]菲拉雷特 著

周玉鹏 贾珺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1³/₄ 字数:617千字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98.00元

ISBN 978-7-112-12497-8

(197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菲拉雷特

建筑学论集

[意] 菲拉雷特 著

周玉鹏

译

贾琚

中文版总序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系列丛书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最初的“西风东渐”，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去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的时期。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勒-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等。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在中国，这些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的著述，虽然在有关西方建

筑史的一般性著作中偶有提及，但却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建筑师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们，若希望了解那些在建筑史的阅读中时常会遇到的理论学者的著作及其理论，大约只能求助于外文文本。而外文阅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胜任的。何况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原典性历史文本，是这门学科发展历史上的精髓所在。所以，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层位的经典学科，对于自己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不论其原来是什么语种的文本，都是一定要译成中文，以作为中国学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背景知识与理论基础的。比如，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哲学，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史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有系统的中文译本。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学科史上的重要理论文本的引进与译介。相比较起来，建筑学科的经典性历史文本，特别是建筑理论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至今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中文译本，这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界、建筑理论界与建筑创作界，无疑是一件憾事。

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特别谈到了建筑创作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的概念，这是一位西方当代建筑理论学者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那么，什么是建筑的基本原理？怎样才能够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理？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或贯穿于我们当前的建筑思维或建筑创作之中呢？要了解并做到这一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可能途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系统地阅读西方建筑史上一些著名建筑理论学者与建筑师的理论原著。从这些奠基性和经典性的理论著述中，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建筑发展历史背景，去理解建筑的本义，建筑创作的原则，

建筑理论争辩的要点等等，从而深化我们自己对于当代建筑的深入思考。正是为了满足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建筑创作领域对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本的这一基本需求，我们才特别精选了这一套书籍，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为主体，进行了系统的翻译研究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翻译。因为这些重要理论典籍离我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十分遥远，尤其是普通读者，对于这些理论著作中所涉及的许多西方历史与文化上的背景性知识知之不多，这就需要我们的译者，在准确、清晰的文字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格外地花大气力，对于文本中出现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及历史建筑等相关的背景性知识逐一地进行追索，并尽可能地为这些人名、地名与事件加以注释，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这就是我们这套书除了原有的英文版尾注之外，还需要大量由中译者添加的脚注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深度与阅读上的知识关联度。相信面对这套书，无论是一位希望加强自己理论素养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子，还是一位希望在西方历史与文化方面寻求学术营养的普通读者，都会产生极其浓厚的阅读兴趣。

中国建筑的发展经历了 30 年的建设高潮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造力，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建设景观。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宏伟的建造场景，既令我们兴奋不已，也常常使我们惴惴不安。一方面是新的城市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每日每时地破土而出，另外一个方面，却也令我们看到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土地无节制的侵夺，城市、建筑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大量平庸甚至丑陋建筑的不断冒

出，建筑耗能问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

与建筑师关联比较密切的是建筑创作问题，就建筑创作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投资人与建筑师满足于对既有建筑作品的模仿与重复，按照建筑画册的样式去要求或限定建筑师的创作。这样做的结果是，街头到处充斥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形象，更有甚者，不惜花费重金去直接模仿欧美 19 世纪折中主义的所谓“欧陆风”式的建筑式样。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上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文化充分认知与思考基础上的创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个大规模建造的时代，我们的建筑师在建筑文化的创造上，反而显得有点贫乏与无奈的矛盾。说到底，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我们的许多建筑师，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

当然，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创作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界说。何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发展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想的重温过程，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的过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已呈爆炸的趋势。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作为一位建筑工

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吳良鎬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英译本序

编辑和翻译一篇文章总是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批评，正如阿尔伯特在他的《论绘画》中谦虚的声明，却似乎故意为了编辑者和翻译者而写：

如果这项工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请不要责备我，因为至少我有勇气来承担如此庞大的工作。如果我的智力无法完成这些值得赞赏的尝试，那么也许在这些庞大而困难的事情中，只有我的初衷才应该获得赞赏。或许将来会有后继者，纠正我写下的错误。

编辑者知道他拿出来的文字，很少是原作者完美的表达，他也相当明白文章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不会被认真对待。一部翻译作品往往很难达到明智的翻译者所寻求的完美境界，因为翻译者知道他的劳动成果并不会重新创造原作者的语言。然而，有时一部作品本身是如此的重要，或者通过它能够了解一个时代，其翻译工作即使会遭遇很多困难，也仍然值得一做。而这本书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原因。

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有限：我试图为一些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严肃的学者提供与现存最好的意大利文版本一样忠实的《菲拉雷特建筑学论集》的完整版本，并为学生提供一個更便于阅读的英文版本。注释对原文进行了补充和解释，但是原文中关于菲拉雷特的方案和实施建筑的讨论占据了较大的篇幅，译文全部特意加以压缩，还作了局部的删节。

《菲拉雷特建筑学论集》的第一个英文译本的问世，归功于已故

的埃米尔·考夫曼 (Emil Kaufmann)。他在去世前不久获得美国哲学协会的允许,开始着手整理有名的意大利文抄本,并希望能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他从佛罗伦萨收集到马里亚贝基纳 (Magliabecchiana) 抄本 (国家图书馆, Magl. II, I, 140) 的照片,从都灵找到了 19 世纪的意大利文副本 [萨卢佐 (Saluzzo) 抄本, 292 号], 还搜集到了 1484 年由安东尼奥·邦菲尼·阿斯科利 (Antonio Bonfini d'Ascoli) 为马提亚·科菲努斯 (Matthias Corvinus) 所做的拉丁文译本 [马尔恰努斯 (Marcianus) 抄本, cl. VIII, n.11]。萨卢佐抄本已经被打印成正式稿,而且标上了脚注。然而他的工作就此停止,并在他去世后又交还给了美国哲学协会。经过一连串的波折之后,这项工作转到我的手中,耶鲁大学的乔治·库布勒 (George Kubler) 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感谢考夫曼为此项任务所做的前期基础工作,但我必须承担起翻译和注释的职责。

这本书的问世也同样归功于一群人,对他们我深表谢意。美国哲学协会及其主任们允许我接替考夫曼留下的工作,并于 1956-1957 年提供了一项彭罗斯奖学金 (Penrose Grant), 1960 年又提供了一笔来自约翰逊基金会 (Johnson Fund) 的奖学金,以帮助我的研究。耶鲁大学莫尔斯委员会 (Morse Fellowship Committee) 和 1956-1957 年的部分富布赖特研究津贴 (Fulbright Grant) 给我提供了在意大利学习一年的机会,在那里我得以更贴近地研究抄本和文物。ACLS 赞助金 (ACLS Grant-in-Aid) 在抄本出版的准备工作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在耶鲁的前任同事们,特别是乔治·库布勒、小查尔斯·西摩 (Charles Seymour, Jr.), 以及萨姆纳·克罗斯比 (Sumner Crosby) 在困难处境中所给予的默默的鼓励与帮助作用非浅。我深

切感谢乌尔里希·米德尔多夫 (Ulrich Middeldorf)，是他允许我进入佛罗伦萨昆斯迪斯托里斯科 (Kunsthistorisches) 研究所卓越的图书馆，并给予我睿智的忠告，与我进行启发性的交谈。约翰·弗里索拉 (John Frissora) 扮演了一个尽责的唱反调者 (advocatus diaboli)，对我的翻译进行质疑并提出修改建议。他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语的广闻博识澄清了很多段落。威廉·克洛斯 (William Kloss) 协助完成了索引。

约翰·R·斯宾塞

1964 年 7 月于俄亥俄州奥伯林

目录

7	中文版总序	吴良镛
12	英译本序	
1	导 论	
29	献 辞	
31	第一书	
43	第二书	
56	第三书	
69	第四书	
85	第五书	
101	第六书	
119	第七书	
136	第八书	
154	第九书	
173	第十书	
189	第十一书	
204	第十二书	
222	第十三书	
241	第十四书	
262	第十五书	

285	第十六书
305	第十七书
327	第十八书
344	第十九书
365	第二十书
378	第二十一书
386	第二十二书
393	第二十三书
401	第二十四书
410	第二十五书
421	注释
468	中外名词对照

导 论

关于抄本的情况

人称菲拉雷特*的安东尼奥·迪·皮耶罗·阿韦利诺所写的这篇讨论建筑的论文，尽管被瓦萨里多次间接引用，并在其《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一书中大量使用，但直到1880年，即R·多姆出版关于其内容的简介之前¹，该书一直无人问津。这样长时间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今保存下来的抄本数量十分有限。由菲拉雷特手写或由他口述、抄写员执笔的最原始的手稿早已荡然无存。沃尔夫冈·冯·厄廷根²以及拉扎罗尼和穆尼奥斯³认为，一个献给弗朗切斯科·斯弗扎的抄本，最接近已佚失的菲拉雷特的原稿。这个抄本原先由特里武尔齐奥收藏，后来转到米兰的斯弗切斯科城堡，并在1944年8月的空袭中被毁。而厄廷根在19世纪的摘要所引用的那份抄本⁴，也在米兰马焦雷医院的档案中找不到了。另外在佛罗伦萨有一个不完整的抄本（国家图书馆，帕拉蒂努斯抄本，1411），以非常残破的形式再现了斯弗扎抄本的一些内容。现存唯一完整的抄本，很可能就是由斯弗扎抄本转抄的一个本子。

现存最重要的抄本是献给皮耶罗·德·美第奇的，并构成了其图书馆藏的一部分（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马里亚贝基纳II，IV，140）。因为这一抄本注定要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之图书馆的馆藏之一，并且因为它想要唤起一个潜在的赞助人慷慨解囊，因此它必定与菲拉雷特的原稿高度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学者提到了斯弗扎抄本与美第奇抄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却并未举例说明。由于在现存的所有抄本之中，美第奇抄本最接近菲拉雷特论文的写作时间，因此，该抄本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美第奇抄本是由专业文书誊抄后作为礼品呈献的。其拼写方式显示它是在米兰完成的，时间很可能早于菲拉雷特从马焦雷医院辞职的1465年8月。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篇抄本是由斯弗扎抄本还是由菲拉雷特原稿誊抄而来的。不过那时候，斯弗扎版本很可能已经在公爵的图书馆里了，因此相对而言，拿菲拉雷特论文的草稿来抄写似乎更加容易些。贯穿整篇抄本的笔迹都是一致的，所以很有可能文章的插图也出自同一人之手。插图中所画建筑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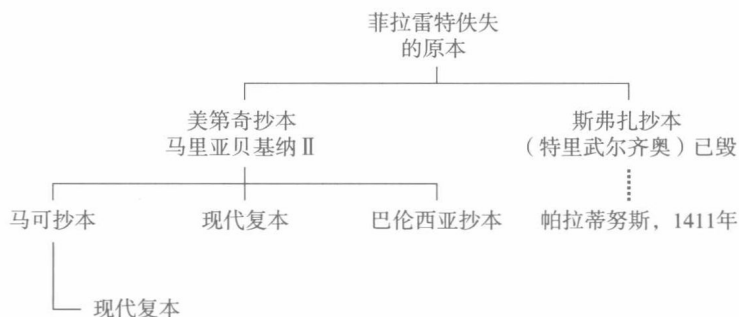
* 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热爱德艺的人”，因此在后文作为形容词（Filareto）使用的时候，译者就把它译为“热爱德艺的”，而不是“菲拉雷特的”。中文版由此开始，译名一律不加注外文，读者若要查对，可参照书后“中外名词对照”。——中文译者注

与文章中给出的比例有所不同，这似乎表明此人虽然受过抄写方面的训练，但未接受过建筑培训。15 世纪所用纸的开本很大（29 厘米 × 40 厘米），并留有很宽的空白用于插图。这个抄本里共有 215 幅插图（被错误地标注为 209 幅），另有 24 幅在文中提到过，但在这个版本中已经不见了。插图是用鹅毛笔画的，用的是和文字部分相同的棕色墨水。平面图的墙区通常涂有一圈玫瑰红，立面经常包含黄色笔触，景观则由鹅毛笔绘制，并带有玫瑰色、黄色、蓝色和绿色笔触。标题页的页脚印有美第奇的徽章。起首处绘有一位正在一幢房子上指挥施工的建筑师，通过与现存的菲拉雷特半身像章的对比，可以确定这是其本人的肖像。浩繁的卷帙、清晰的笔迹以及彩色的插图，这些都使这部抄本值得一座贵族的图书馆加以收藏。

美第奇抄本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是大部分现存抄本的母本。除了 1411 年的帕拉蒂努斯抄本以外，现存所有的意大利语版本都源于它。在美第奇抄本的各个意大利语衍本中，主要的一个是 15 世纪晚期在佛罗伦萨为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誊写的。这个版本最终辗转到了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图书馆。该抄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马斯档案馆在巴伦西亚用相机翻拍了一部分；然而它的确切位置甚至它是否存在过，这些现在都不得而知。在锡耶纳、巴黎和都灵有很多美第奇抄本的现代复制品。厄廷根认为，这些现代版本对于研究菲拉雷特的文本意义不大。

由美第奇抄本而来的第二个支系的代表，是由安东尼奥·邦菲尼-阿斯科利于 1484 年为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菲努斯所做的拉丁文译本。该抄本现存于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忠实的译本，因为译者随意“修正”了菲拉雷特的建筑术语以及论文所引经典的出处和内容。每当邦菲尼遇到一段难以解释或翻译的段落，他就会删减甚至删掉它，而且每次都是这样。这个抄本对于美第奇抄本的补遗或晦涩段落的解释，作用都十分有限。然而，这个版本却有许多衍本。厄廷根详细描述了圣马可抄本四个有代表性的衍本。彼得格勒遗产博物馆的古科夫斯基教授于 1957 年发现了另外一个圣马可抄本的复制版本，但我未能见到。

下图大概表示出了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虚线表示我猜想的联系。



对菲拉雷特论文各个抄本的考据，由一系列的已佚版本和几乎无用的衍本构成，如果说这种情况难以令人满意的话，那么该论著的刊行本和拟出的刊本更是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多姆肯定已经计划根据美第奇抄本的副本完成一个刊本，但他只出版了一本内容摘要。拉扎罗尼和穆尼奥斯也曾提议对斯弗扎和美第奇抄本进行学术校勘，但不知什么原因阻止了这样一个十分令人期待的版本出现。已经出版了的唯一版本是由厄廷根编辑的，但他的版本仅仅依据的是美第奇抄本，因此远远不能令人满意。⁵ 其已出版的文本中仅有 14 幅线描图源自佛罗伦萨抄本中的 215 幅插图。尽管厄廷根提到了美第奇抄本与斯弗扎抄本在献辞上的不同，但他显然没有对二者进行校勘的意图。通过逐行比对统计，表明抄本中大概有一半的内容在这个版本中被删节。在已出版的一半文本当中，又有大约三分之一是以德语 - 意大利语双语的形式出现，三分之一是单独的意大利语，另外三分之一是德语的摘要。这样一个版本不能完全满足从艺术史、语言学或文学的角度对菲拉雷特论著进行研究的需求，因此这部重要的文献显然需要出版一个包括完整的文字和保持原有正投影画法的全部插图的新版本。

我这次对菲拉雷特论文的翻译和编辑，自然要依靠美第奇抄本。我还拿帕拉蒂努斯 1411 年的抄本和马可抄本与美第奇抄本的文本进行了比对，所有重要的区别都在注释中标明，希望以此呈上一个尽可能正确和完整的读本。

关于作者的情况

菲拉雷特论文的内容，来源于他作为雕刻家和建筑师长期而积极的职业生涯，其足迹遍及 15 世纪意大利的主要艺术中心。从出生地和气质来看，菲拉雷特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他在佛罗伦萨接受了艺术教育，他一生多次访问佛罗伦萨，居留时间或长或短，以此不断地深化着对这个城市之艺术的认识。这些早期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佛罗伦萨强烈的偏爱，以及他对非佛罗伦萨艺术，尤其是米兰艺术毫不留情的抨击。大约 1433 - 1447 年他住在罗马，古罗马艺术在他身上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他有机会研究古罗马的建筑、浮雕、彩色浮雕和隅石雕刻，以及文学，这一切对于他所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央门厅青铜大门及其论著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菲拉雷特论文中所描述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想要重现古罗马的辉煌，但这只是一个 15 世纪佛罗伦萨人眼中的罗马。罗马也鼓励一种对装饰的偏爱，这是菲拉雷特从佛罗伦萨带来的，然而，1450 年左右在威尼斯的居留，为菲拉雷特提供了丰富的装饰语汇。这里有丰富的细节、丰富的进口大理石与斑岩石材料，丰富的镶嵌画与壁画的色彩，完全符合菲拉雷特对古代文物的定义。在米兰，他于 1451 - 1465 年为斯弗切斯科城堡、主教堂和马焦雷医院工作，并在此期间接受了伦巴第罗马风的风格那宏伟而简洁